

1、回到伯特利 吳老牧師 (Hans R. Waldvogel)

請聽這句話 「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，我的救恩是從祂而來。」(詩六十二：1) 沒有一個不等候神的人能成為真正的基督徒。你也許會問：「什麼叫做等候主？」那就是給神一個機會，來拯救你，來向你彰顯祂自己，來在你裏面成全祂的救恩。

如果今天全世界的基督徒們都來等候主，這世界一定很快就服在耶穌的腳下了。「常在我裏面的，我也常在他裏面，這人就多結果子。」(約十五：5) 這是對你說的，是不是？這是對在座的每一位說的，不論你是一位已經常等候主且多結果子的人，或是並非如此，而是一個已經枯乾了的人 只有這兩種情形，再沒有別的情形。今天世界上最大的悲劇還不只是核子彈、共產主義，乃是神的百姓不夠住在主耶穌基督裏。神說：「諸天哪！要因此驚奇，極其恐慌，甚為淒涼 因為我的百姓做了兩件惡事，就是離棄我這活水的泉源，為自己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」(耶二：12~13) 舊約時代的以色列人是怎樣，今日神的百姓，甚至五旬教會的子民，也是這樣。

我曾問過一些人：「你們什麼時候禱告？」他們回答：「我們沒有時間禱告。」假如我問葡萄樹上的枝子：「你為什麼不住在樹裏面？」而那枝子回答說：「我必須要去結果子了！我沒有時間去關心樹！」你一定會說：「那根枝子太愚昧了！」所以，耶穌說：「離了我，你們就不能做什麼，人若不常在我裏面，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。」這是針對你、我而說的。

我曾經站在那麼多位即將離開的基督徒床邊，看他們將越過死河進入天堂 是天堂，然而並非進入耶穌所想要他們得著的那一層天堂！你知道，如果你並沒有照著神所想要你的那樣多結果子，當你起來迎見祂時，你不會是一個光耀的靈魂，在那日，自你的生命中將有某些東西失落了。

我要避免你們這些寶貴的青年人遭到這樣的後果！我很樂意地向你們指出，神為著這班寶貴的青年人中的每一位的供應是：在神裏面成為富足，在主裏面剛強，在祂的大能大力中，在祂的拯救之內，哈利路亞！一個不等候主的人，可以給自己取任何一個可想像的名字，然而聖經給他的稱呼是 惡人！「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。」(賽五十五：7 上) 人的每一條道路都是惡的。只有神的路是正確且聖潔的。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，歸向耶和華，可是除非我把我的時間給祂，除非我把我的身子降服成為一個燔祭，除非我把我自己綁在祭壇上，不然我怎麼能做得呢？這只能藉著等候主，給神許多的時間才能做到。

有次我讀到神一位名僕的教訓，感到非常地奇怪、不解。他呼召所有的傳道人和所有的基督教工作人員，在二十四小時中撥出一小時來單獨與神同在 從早到晚僅一小時而已！我說：「仁兄！您在說什麼？用二十三小時來接觸世俗，而自二十四個小時中，只有區區一小時給神！」這真是個可恥的光景。如果你想成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，且又是個多結果子的基督徒，不可能是這樣的情形。

這裏有一活泉，一個奇妙的活泉，自大衛家開出。它所供應的，不只是耶穌基督的寶血要潔淨我們的罪而已，也有每日自天上降下來的真糧，讓人吃了就不死。哦！這是神所要賜給我們的。真可悲，如果人們只是回憶著說：「以前神在我們當中所做的事多

奇妙啊！我們那時多愛禱告！」很可惜！到處都聽見這類的話。耶穌說：「你把起初的愛失落了！你的燈臺將被挪去。」不！弟兄們，讓我們對救恩有智慧，到活水的泉源來喝吧！

為什麼使人來等候主是這樣地困難呢？以前有一次我去一個教會，他們有一整天的禱告會，那是很奇妙！但是傳道人卻禱告說（一面抱怨且咕噥著）：「主啊！如果是在別的地方對我們就比較容易了！」當然，對肉體就比較容易了。在等候當中肉體沒有地步，只有死，啊！就是這個原因，那與禱告的靈相爭戰的，就是人的驕傲。然而，哦！當你肯竭力地單獨與神同在時，你的靈魂將變得何等富足！

當我還是個小男孩時，有人送我一本書，是描寫起初教會的生活。我以前從來沒有看過或聽過這類的事。這本書講到起初的教會是如何整日地伏在耶穌的腳前，終日地禱告。當一個靈魂得救，他不只是跟傳道人握握手就好了，乃是全教會為他何等迫切地禱告，好幾晝夜，為了要叫這人能真正地弄清楚他每一條鎖鏈都已斷開，每一項罪都已洗淨了，使他已真正地有了一個完全清潔的新生。這是他們生活的情形。雖然我還只是一個男孩子，那本書扎了我的心，於是我也開始照樣地生活。我真像屋頂上一隻孤單的麻雀，連我屬靈的長輩都輕看我且批評我，以致我沒有持守住，我向批評低頭了！後來，感謝神！祂在我的靈魂裏再次更新了這呼召。

這呼召是什麼？「你若知道神的恩賜和對你說給我水喝的是誰，你必早求祂，祂也必早給了你活水。」（約四：10）需要花時間來喝這活水，如果你沒有花上時間來等候主，它不會在你裏面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。

這是為什麼有許多人沒有得著醫治的原因。他們有頭腦上的教義，但是沒有給神一個機會。他們沒有給神的話一個機會來在他們的心裏紮根。神的話是不能朽壞的種子，是藉著人子所種下的。你必須為它預備好的土壤，它才會生長。它會產生什麼？「我口所出的話 在我發他去成就的事上，必然亨通。」（賽五十五：11）的確，當神說：「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」時，它就產生醫治。當祂說：「你們要聖潔，因為我是聖潔的。」

就在你裏面產生聖潔。但是，在今天的世代裏，你沒有辦法舉出一個聖潔的人，除非他花上時間來等候主，直到神的話在他的靈魂裏變成活的。

請聽！神好像是對著這末後的世代說話，祂說：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。」（賽四十：30）注意聽！青年男子、青年女子們！你也許現在正有著一段快樂的時光，但是將來會有一個要跟你算賬的日子，神要審判祂的百姓，你可知，那個審判將決定你的永恆？「人種的是什麼，收的也是什麼。」（加六：7）神已經把活泉打開了，讓我們前去汲取。讓我們喝這活泉，再沒有別的正路，除了去喝直到喝足，某些事會因此而發生在你的生命裏。這就是為何祂說：「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。」當別人都疲乏、困倦而全然跌倒時，你不僅可站住，並且祂還說，你將如鷹展翅上騰，奔跑卻不困倦，行走卻不疲乏。

有多少我們寶貴的青年人是這樣地生活著？你已得這樣的異象了嗎？你不能說你沒有聽過。我認識在我們當中有像但以理、米煞、沙得拉和亞伯尼歌一樣從未 也永遠不會 用巴比倫的樣式和愚昧玷污他們自己，而是一直單獨與神同在。他們已親眼看見耶穌而不再想看別的了！他們已聽到耶穌的聲音而不再想聽世俗、肉體和魔鬼的蠱惑之音了。你是怎樣的情形？你已得著這異象了嗎？你已學會等候主了嗎？

我一直在聖徒們的當中，他們已經有主一再地自高天向他們講話，並且我也看到有些會講這方面道的男女，而自己卻不去做，他們必全然失敗。弟兄姐妹們！的的確確再沒有其他的路，在這活泉之外別無救恩。你必須等候主，祂就必使你剛強，祂將使你如鷹展翅上騰，甚至在那重大的日子，當世界知道末日來到的時候依然如此。

我們這些等待著耶穌 這位曾在十字架上死的耶穌 自榮耀中再來的人，正在做什麼？啊！只有一個方法來遇著祂，就是藉著等候主。今天，全教會都應該來等候主。應該到處都有親近主的聚會和禱告會。多數的人無法忍受這種聚會，他們無法一天都留在禱告的壇前。他們覺得，如果他們留半小時就很好了。怎麼回事？因為禱告的靈被傷害、被摧殘了。你不能再繼續欺騙你自己了！因為我告訴你：地獄的口已經開了，而且是張得大大地，會有人要哀哭切齒了！那時你就再沒有任何藉口了。我不願在那日要說：「我浪費了我的機會。」讓我們回到伯特利吧！

註：文題「回到伯特利」，係取自創十三：1-4，亞伯蘭自埃及（離開主的光景）轉回伯特利，再次到從前築壇之處，重新求告主名之意。

本文中所論的「等候主」，在英文聖經中均是“wait upon”，而非“wait for”，是與主同在、與主親近、相交之意。

完

*「我們成為無有的程度，就是我們得著榮耀的程度。」 選

2、基督爆炸性的勝利 摘自 *Destined for the Throno*

基督的勝利不只是法律上的，它也是大有實效的。因為它乃是藉著無法抗拒的能力贏得的。當祂「替我們成為罪」(林後五：21)，滿載著罪，成為罪的本質掛在十字架上，有如一樣可憎之物從神的眼前被驅逐。祂成了與罪是同義的。祂為了能對全世界所累積的一切罪惡，成為有效的取代者，而被迫親自、單獨地去滿足公義的要求，好似祂真犯了所有的罪一般。祂的魂為著人類一切世代的罪，被獻為贖罪祭。如果只是忽略人類的罪，永恆公義就無法獲得滿足。這只是荒謬而已。公義要求對一切人類所犯的每一項罪惡，有徹底的懲罰。這必須藉著由某一個人來償還它。這意味著：基督不僅需要在十字架上捨去祂的生命，祂那純潔的人性的靈，還必須「降到地獄裏」(弗四：9 既說升上，豈不是先降在地下麼？徒二：27 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，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。) 祂是一位真正的人，有體、有魂、有靈。祂的靈不僅必須下入地獄，還要下入最深的地獄裏。最終的懲罰必須償清。祂必須為人人嚐了死味。」(來二：9)。除了基督為著世界所累積的一切罪惡，所償付的這一次真實而具永恆果效的代價，再無法有更合適的取代者了。亦即，祂忍受了一切人類所能忍受的所有苦害。尼爾森曾說：「如果基督沒有在靈裏『降入地獄』，我們就沒有律法基礎的保證，得倖免那可怖的囚牢。」天父不只是把祂交予加略山上的痛苦和死亡而已，也是把祂純潔的靈交予撒但的折磨，這些原都是我們所該受的。當基督成為罪的本質，祂就在那痛苦的地方忍受撒但左右。那個地方是一切至終不悔改的罪人，臨終後被監禁之處。(路十六：19~31)。那裏好像是撒但指揮的總部。(啟九：1、2、11)。當基督被視為罪時，撒但和地獄的爪牙就可蹂躪祂，如同蹂躪任何一個失喪的罪人一樣。在地下那段似乎是無止盡的死亡深淵中，撒但盡其所能地苦待祂，整個地獄都是「狂歡」。這是耶穌為我們所忍受的痛苦中的一部分。

基督在那黑暗的監牢裏所忍受的煎熬，相信就是詩篇八十八篇所描寫的：

「你把我放在極深的坑裏，在黑暗地方，在深處。(6 節)
我心裏滿了患難，我的性命臨近陰間。(3 節)
我被丟在死人中，好像被殺的人，躺在墳墓裏，他們是你不再紀念的，與你隔絕了。(5 節)
你的忿怒重壓我身，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。(7 節)
我的眼睛因困苦而乾癢，耶和華啊！我天天求告你向你舉手。(9 節)
我自幼受苦，幾乎死亡，我受你的驚恐，甚至慌張。(15 節)
你的烈怒漫過我身，你的驚嚇把我剪除。(16 節)

沒有一個有限的頭腦能體會：祂在那似乎是無盡期的地底深淵中，所忍受的極端苦痛的深度。可能最好的描繪就是先知的話：「祂將命傾倒，以致於死」(賽五十三：12) 祂替我們受苦，直到，在神的眼中，那永恆公義的要求達到完全的滿足。正如賽五十三：11 所確述的：「祂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，便心滿意足。」

我們驚奇耶穌願意喝下那可怕的苦杯。但我們有個危險就是忘記「神(天父)如此地愛世人，甚至將祂的獨生愛子賜給他們。」在三位一體神之間，耶穌不是惟一的受苦者。無法想像當天父為要給我們成全一個全備的救贖，而必須丟棄祂的愛子時，所忍受的痛苦。這就是耶穌的刑罰與天父痛苦的本質。但是天父的痛苦，不是只在遺棄祂兒子

的時候，達到它可怕的高峰。天父所付的代價，可從羅馬書八章節中，顯出一些端倪：「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，為我們眾人捨了，豈不也把祂的兒子交付於撒但無情的折磨而已。公義須要把天父對人類一切罪惡過犯的忿怒，毫無保留、無限制地完全傾倒在祂身上。請再讀前面所引詩篇八十八篇的經文。

試思量：天父須要付何等的代價，把祂對人類一切累積罪惡的忿怒，傾洩在祂無辜的愛子身上！天父無法逃避這樣做。以賽亞在好幾個世紀前就已說出這件事：「耶和華卻定意將祂壓傷，使祂受痛苦，耶和華以祂為贖罪祭，祂必看見後裔，並且延長年日，耶和華所喜悅的事，必在祂手中亨通。祂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，便心滿意足，有許多人因認識我的義僕得稱為義，並且祂要擔當他們的罪孽。」這是天父所要付的無法衡量的代價。為了要得著一個真實屬祂的後裔，一個的確確屬祂自己的家族，不只像那些天使是創造出來的，也是由祂自己的血源裏生出來的。既然耶穌「藉著永遠的靈」（來九：14）獻上了祂自己，三位一體神的每一位，都在這奇妙的救贖計劃中，付出了相等的代價。

當永恆公義的要求完全地被滿足之後，基督「被聖靈稱義」（提前三：18）接著「按著靈性說祂復活了。」（彼前三：18）。祂的靈沒有消滅，它只是屬靈的死亡如同任何一個罪人的靈一樣，完全與神隔斷。因此，為著能向神而活，重新恢復與天父的交通，祂必須再生。因為祂已經成為罪的本質，而罪已經使祂完全與父隔絕，祂惟一能恢復與父親交通的辦法，就是藉著另一個新生命的出生。此即啟示錄一章節的意義：「從死裏首先復活（原文為出生）的耶穌基督。」當祂被認為是罪的時候，祂就在撒但和地獄爪牙的掌握裏，跟任何一個罪人一樣。但是當祂被稱義、復活、在宇宙的最高法庭中被宣判為義之後，事實就改觀了。關於那段在絕望深坑裏的爭戰，彼得在使徒行傳二章節中有描寫：「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，叫祂復活，因為祂原不能被死拘禁。」這引申出：當祂，這位道道地地的人子，徹底卸除了神和人頭號仇敵之武裝，把祂趕下寶座，勝利地衝破那道萬古久遠的死亡大門時，地獄曾作過一番猛烈的搏鬥。保羅說祂「既將一切執政的、掌權的擄來，明顯給眾人看就仗著十字架誇勝。」（西二：15）。根據韋氏新世字典，這個「擄」字的意義是「從動物的身上剝下皮來」、「徹底卸除敗北之仇敵的武裝」、「破壞且傷害到如此的地步，使其再無任何的用處」、「毀滅」。這就是耶穌在祂靈性稱義且復活之後，對撒但所做的。發生在那黑暗域中紀念性的一仗，可由這些話「祂原不能被死拘禁」中引申出來。死亡傾盡它最大的力量要捆鎖祂，要把祂永遠地掌握住，陰府中一切的勢力都集合起來阻止祂的復活，但終歸徒然。死亡不可能「握住祂的擄物」。詩篇的作者說：「祂打破了銅門，砍斷了鐵門。」（詩一七：16）。從這一次的戰役，祂用死亡和陰間的鑰匙展現了凱旋。「又是那存活的，我曾死過，現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遠遠，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。」（啟一：18）。

米蓋朗基羅從一幅慶典的油畫中，展示祂對這件事的觀感。他畫出：那扇古老的監門因耶穌的命令而被拆卸下來，一隻小鬼被壓在那扇倒塌的門檻下。真的，「死亡不能握住祂。」一位口才極好的作家，這樣地描寫基督的復活和緊接升天的情景：「產生一場極大的地震後，祂升起返回地面，重見天日，回到有氣息的活人之地。愈升愈高，穿過雲霄，通過群湧吹呼的天使行列，進入那抬起頭來的永久門戶裏，直到坐在諸天至高者的右邊。諸天各方，宇宙各國，光明或黑暗的各界，在永恆的新紀元裏，再沒有可與我們的主耶穌對抗的，再沒有不向祂進貢的權勢了。在那地底的深淵中，沒有一個祂未征服的對手，在諸天之中，無論或高、或低的寶座，無論名位至尊或次尊的，祂顯然都超過了。這位基督，曾死在十字架上，以人的形像自墳墓中復活，以人子的身份升天，

被高舉來享受父的榮耀和統治權，完全被神自己一切的豐盛所充滿，被立為萬有之首，無窮盡、無限量、無缺欠。」是的，今天是一位道道地地的人，坐在宇宙的寶座上，行使著三位一體神一切的權柄。

當基督在天堂登上祂的王位時，祂即絕對地證明了撒但的毀滅是完全徹底的。死已全然崩潰，地獄整個地瓦解了。撒但不只是被剝奪了法律上的權柄和統治權，並且經由一個年限超越的力量，剝奪了牠的武器。然而還不僅如此，當耶穌衝出那黑暗的監牢，「登上高天」，所有的信徒也都復活，與祂一同坐在天上。「然而神 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」(弗二：4~6)。

在神的心目中，每一位信徒都完全享有與基督一同從十字架到寶座的地位。根據聖經，我們與祂同釘十字架，與祂一同埋葬，與祂一同復活與祂一同升天，也與祂一同登寶座(羅六，弗二)。這如何令人瞭解呢？請思想下文：

關於世人總共所累積的罪惡，不可能撇開罪人不談而單把罪惡加在祂身上，沒有這種抽象的、與罪犯本身無關的罪這種事。不只罪犯的罪被加在祂身上，就是罪人本身也是如此。所以，當祂走向十架時，祂是背負著全人類在祂身上。「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，眾人就都死了。」(林後五：14)「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。」(加二：20)「有可信的話說：我們若與基督同死，也必與祂同活。」(提後二：11)。一切的人類都被認作是與祂同死了，但是只有那些相信的人，才被認作是與祂一同復活和升天。

我們並不驚訝祂已升天且在天堂登了寶座。令我們難以體會的是，我們也已經與祂一同升天了，而「與主聯合的，便是與主成為一靈。」(林前六：17)，如此則不可能再有別的情形了。我們並不驚訝「萬有服在祂的腳下。」令我們無法理解的是：身為祂的一部份，祂的身體，萬有在法律上也都在我們的腳下。我們所不明白的是：祂「為教會作萬有之首」(弗一：22)，這意謂著：承擔與支持著祂為萬有之首的，乃是為著教會的益處。我們過去太低估了教會在神的盤算中所據有的那超越一切的重要性。教會是神自古以來，一切行動的中心與動機。祂不會單為自己的緣故做什麼事。教會是被包括在祂計畫中，成為祂完全的夥伴，教會是祂的身體，是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。若沒有教會

祂的身體，祂就不完全，不完整。這項事實乃是由於神自己有祂自願作的自我限制。神絕對是充分自足的，祂不需要任何東西或任何人的服侍。然而祂自願地選擇限制祂自己，是為了讓教會在司法上與祂等齊。沒有頭身體就無法動作，這是事實，而頭 出於祂的選擇 沒有身體就無法動作也同樣是事實。在祂的計畫中，兩者具同等重要性。

葡萄樹與枝子的比喻也教導我們同樣的真理：「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，自己就不能結果子。」(約十五：4) 這是事實；而葡萄樹若無結果子的枝子，則無法結果子也同樣是事實。這說明了：神不僅需要教會，而且因著祂神聖經濟學的特性，祂沒有她就無法完成祂已選定的目標。因著神自主的自我限制，身體在功能上與頭是同等地重要，正如枝子在結果子的事上，與葡萄樹是同等地重要。祂自願地自我限制，是為了能給祂「新婦」的成員預備地方，使他們明白他們是神所生的兒子們的充分極致。祂自我限制的目的是在於完成一個過程，使新婦的成員 司法上的等齊者，藉此能永久地具有接近聖子的性格，因而實現祂「把許多兒子帶進榮耀裏去」的計劃。使他們達到他們最高的極致，就是成為永恆聖子的血緣兄弟。祂已經接納我們進入祂的家族，成為「完全屬於祂自己的」。那就是：乃由祂家族裏生出來的肢體，不同於其他那些只是被造，

而非生出的生物的品級。藉著重生，我們成為「至近的親屬」。我們是基督有機的一部份，即為祂的一部份。當祂征服了黑暗的權勢，從死裏復活之前，使它們瓦解癱瘓之際，我們這些相信的人也同時參與了這場勝利。當祂自撒但的手攬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，衝出那地底的深淵之時，我們也是這場凱旋的分享者。當祂登上高天，在諸天下登了王座，我們也與祂一同升天。因為撒但和一切地獄的全軍都在祂的腳下，牠們也同樣地在我們腳下了。當祂擊敗撒但時，那就是我們的勝利。祂不是為著自己征服撒但；基督全部代贖的工作都是為了祂所揀選的新婦——教會。祂成為血肉之軀，為的是以一個未經墮落的人來進入這場戰鬥中，而擊潰撒但。是為了她的利益，而不是為祂自己。因此，我們是撒但的主人，牠再不能主宰我們了，牠對我們的統治權終止於加略山。而且不僅牠不再對我們有權柄，我們還被授予有權柄來超過牠。這是我們與基督一同登上寶座的意義。

我們知道自己的身份與地位以後，最大的一個困難就是：在撒但的壓力下，我們很快就忘了我們的「所是」。因為撒但雖然知道基督在髑髏地對牠所做的，也知道透過復活，信徒即為基督的一部分，也做了牠的主人，牠仍然藉著行使詭詐、欺騙、虛張聲勢的伎倆，對教會進行游擊戰。縱使游擊戰是不合法的，這仍是一場戰役，我們必須去面對、克服。神能將撒但徹底地驅走。但祂選擇使用牠來給教會施予得勝者的「在職訓練」。不然，就不會有任何的爭戰了。在羔羊婚宴之後，我們要在自己的位置上，成為登寶座的基督的學徒，冠冕屬於得勝者——若無對手，就無法實習得勝。因此，當神允許撒但在我們的靈裏蒙上黑罩，我們就處於忘了自己所是的危險中。我們就像雅各所告訴我們的那個人，對著鏡子看自己未來的面目，看見，走後，隨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（雅各書一：23~24）。因為我們如此容易忘記，以至我們容許撒但的權勢威脅並壓制我們，我們忘了我們實際上是基督的一部份而撒但臣屬於我們，我們不自覺地墮入過去恐懼與失敗的生活中，把自己看成過去的自己而非現在的自己，我們必須不斷地提醒自己並確定我們在基督裏——因撒但不能碰基督，牠也不能碰我們。「我們知道凡從神生的必不犯罪，從神生的必保守自己，那惡者也就無法害他。」（約壹：五章 18 節），撒但希望信徒忘了自己與基督一同升天，忘了他「真實的我」，亦即他的靈魂，與基督聯合而將所有的仇敵擺在他腳下。如果他被恐懼、疾病，或任何其他轄制人的惡魔所捆綁，那就是由於不明白基督對他所做的一切，或是由於忘了他的地位。

我們需要藉著肯定、宣告下述的事實，不斷地使自己想起自己的身份：「因為我是基督的一部份，『是祂在愛子裏所賜給我們的。』（弗一：6）。在父的懷裏，我有和祂一樣的地位。因為我是基督的一部份，天父愛我如同愛基督一般。」（約十七：23~26）因為我是基督的一部份，我就有祂的智慧——因為祂成為我的智慧（林前一：30）同樣地，我有祂的公義，在父神眼中，我的公義與祂的公義同樣的好，因為這是祂的公義。我是祂有機的一部份，由於頭和身體是一體的，基督的所是及所有都加在我身上了。

父神的目的是使眾子都盡可能地與聖子等齊，正如使有限的儘可能地去接近無限的一樣。此種等齊首先是在性格上，其次是在特權與能力上。這不止是合法的與合乎理論的，就是在基本的實質上也是如此。「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，都是神的兒子。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，仍舊害怕。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——既是兒女，便是後嗣，和基督同作後嗣。如果我們和祂一同受苦，也必和祂一同得榮耀。」（羅八：14~17）

這一切都是確據，證明神意圖使教會的大軍與耶穌走在相同的生命、能力、與神聖的自由中，「父怎樣差遣你們，我也照樣差遣你們。」這「照樣」暗示我們在相同的環境下被差遣，具有相同的權能、與父神差遣聖子具有相同的資源。神對於教會取用祂神

聖的資源，不做任何的限制。祂已使信祂的教會，能獲得祂所有的一切。「從祂豐滿的恩典裏，我們都領受了。」(約壹一：16)。「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，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，充滿了你們。」(弗三：19)一切的限制都是出在信徒這方面。有一位聖徒，他極瞭解與神同行所能達到的巔峰極致。他甚至清楚瞭解到被提的地步。一個人因信所做的，其他人也可做到。神已經把天國的鑰匙賜給我們，但是祂不強迫我們去使用它。祂等著。接下來就是看我們 祂的教會 了。在祂征服了撒但的凱旋中，祂已經把所需要的武器賜給我們了。至於怎樣去善用它，那就是我們的責任了，並且這很可能決定我們在新婦中的品級。

當我們交出最後一把鑰匙的時候，「主的喜樂」才開始。當我們把我們所有的冠冕都交出來了，以祂為我生命惟一而獨一的主人和產業時，我們就與基督一同坐在寶座上。奉獻的最後一步帶領我們到達神永恆平安的最中心。

不要在乎你是否睡著了或醒著，只要安靜。只有在安靜與黑夜中，你才能聽到那些安寧、微小的聲音，是你的生命在喧囂、忙亂中所錯過的。就在那兒你會找到神。

選

3、內裏的聖所 吉爾哈特 特司諦更

神所呼召的人當中，絕大多數在經歷了聖靈第一步的工作之後，便停頓了。他們受引領而悔改，承認己罪，多多少少會憂傷，醒悟未得救的可怕與危險。他們被帶領要渴慕神在基督裏的恩典，企求赦免，除去了外表那些無法無天的死行。他們被帶領來過一種生活，表現出某種程度的虔誠，外在都無可責備。他們很容易認為這就是聖經所描述的，悔改、重生以後所包含的全部了。

而且當他們在這些以外，有時經歷到甘甜或喜樂的滋潤，就更根深蒂固地停留在他們所在的地方。他們想像：現在，所有的寶藏都是自己的了。他們已經攀越了山脊，來到與神相交之處。他們把神在祂話語裏，賜給真實基督徒的那些寶貴的應許、題目與特權，都引用到自己身上。但是其實，此刻他們戰車的車輪是靜止的。

我的意思並非說，這是他們的定意、考慮過的意圖或決定。好像他們認為自己已經到達了成聖的水準，毋須再往前了。然而我的意思是，他們實際的光景，其實是處在停頓的狀態裏。倘若還沒有退後的話。

試觀察一下：他們的進步到底通常都是包括些什麼。他們操練讀經、聽道、唱詩、禱告等這一類的功課，都是他們自己認為有益的操練與職責。他們藉著思考來熟思神的真理，試著因此能對它們得到一個清楚的觀念。但不如說，得著一大堆的知識。在這種與其他類似的活動裏，他們尋求使自己快樂，使自己滿足。當有時偶而意識到一陣喜樂或好的傾向的感覺，激勵他們、推動他們時，他們就很高興，把那當作一種造就性的經驗，而常不知如何去表示他們的感受。但是如果這種經驗失去了，就覺得很痛苦，好像神已經離棄他們落入了靈性的困擾中，於是大膽的把自己的情況與約伯、大衛或其他聖徒們相比較。

我不知這樣的宗教人士，他們的操練與進步所包含的內容，到底比我所描述的那些超過多少，因為在他們的第一次改變之後，其他的過犯與罪仍未轉變，他們還停留在先前的力量裏。他們也許有時會或多或少地去爭戰，但是從未勝過它們，因此就養成了一個把它們視為是「失敗」或「軟弱」的習慣。他們永不能盼望從其中得著釋放。

如果觀察他們的生活與行為，會發現：當他們進行宗教的儀文時，是非常地敬虔，但是在其他的時候，日常與別人的接觸裏，他們卻非常少受約束。他們沉溺於賺錢、致富，認為這些都無妨。花整個小時在完全無益、外在的事物上，把自己不必要地與世界調和，認為這是基督徒自由的一部分。放縱他們的感官於看、聽、嚐之樂中，他們太自由而不受約束。關於思想，這方面我不多講，因為他們一點也沒有去注意它的習慣。毫無規律、毫無秩序地容讓思想隨意飛馳一小時或一整天。

因此他們的心被分割成好幾個部分，雖然也許他們自己幾乎未曾察覺。他們那麼少注意約束自己的喜好、傾向和對外在事物的愛戀。他們盼望自其中找著娛樂、舒適和享受！而當他們在那些看來好像是最合理的活動中，跟隨自己的傾向和意願時，他們那麼少真正地省察自己，因而在他們與周遭的世界之間，幾乎看不出有任何分別的記號。

這難道不是事實嗎？是否很多人讀到這裏時，會被良心催逼而答道：「是的！」？

難道還不夠顯明出這樣的人根本從未經驗過敬虔的實意，對於真實勝過裏面與外面之世界權勢一無所知，對於能把他們從罪，從紛亂的情感、脾氣、自私、自我尋求，和舊人天性的自我意願中釋放出來的能力，也一無所知。

他們根本還未擁有那新約中偉大的特權——神親自把祂的律法寫在心版上，以致不再是出於懼怕或良心不安而勉強遵行神旨，乃是出自內心深處的愛，發自喜樂與心裏對神緊緊的依附，而願意遵行祂的旨意，由衷地要討祂的喜悅。

他們從未得著真實而穩妥的平安，和在基督裏對個人與神的認識、與神的相交。對這種窮乏的心靈而言，在基督裏的喜樂、有福的滿足，以及靈魂的喜悅，只是一些讀過的東西，或聽過其他基督徒的講論而已。他們顯然履行了一切宗教的職責與儀文，心靈卻仍然悲傷、不滿足，良心仍然不安。即或有時在職責或善行內找著一些滿足與快樂，仍不是一種深沉、持久、清純的享受。

很快地，那不安的良心，在經過沉默、被冷落了一段時間之後，舊有的控告會又來打攪他們。因為他們在這些情況中所做的一切工作，絕大部份是出於他們自己天然的活動與努力（雖然他們很少察覺得出），而很快就精疲力盡了。因此，他們不是落入灰心沮喪之中，就是高度的自滿、自義；他們把很少的榮耀歸給神，心中沒有真實穩妥的平安。

他們從未達到一個地步，徹底地認識他們裏面的敗壞與隱藏的自愛，也不認識那在基督裏完全、聖潔、靜修、隱藏的生活，這本是新造之人的生活。他們也不認識基督聖靈的能力如何作工在祂自己的肢體之內，從人的裏面產生出那外在的聖潔與歸給神的生活。因為這一切都是神所指教的，人的思想從未想過。他們已經把自己限制在他們自己的思想和觀念裏，因此，可以這麼說：他們被囚禁在自己的理想中。

他們如何才能從自己所築的這個囚牢中被釋放出來呢？

某些人也許是突然地，某些人是逐漸地。他們所有的一切外在和內在的活動與精力藉此，他們不自覺地建造起他們自己的信仰——變得遲鈍而精疲力竭了；他們的讀經、聽道、見證和禱告來到一個停頓的地步，一切所做的，都必須是艱苦、用力地來做；在他們發現喜樂和滿足之前，只找到一片乾涸、不毛之地，乾旱而荒涼。

在這同時，他們開始意識到在靈魂裏有某種程度不尋常的渴望，渴求安靜、單獨、安息與寧謐，在其中一切天然的力量都沉寂、無聲。他們的心似乎被吸引入一個境地，在那裏一切外在的事物都變得無味，而被遺忘。他們被一股隱藏的愛力甜蜜而溫柔地吸引著，因而奔向神的自己，醒悟到祂的同在。

這是我所要強調並注意的重點。當人來到這個地步時，他把他自己完全地棄絕給神。在有福的單純和靜寂中等候祂。他已從先前的一切分心的事物、理性和頭腦一切的工作中被斷絕，而可以安靜、謙卑、恬然地聽到裏面那永恆智慧的教導與勸告；被引導進入與基督一同向自己死、向受造物的力量死，已成為他的經驗。

從這地步再往前去，一切的自大、理性，非真實的信仰——那些從世界得著快樂，或在自己的眼中高舉自己——都像秋天的枯葉一般脫落了。這人變得簡單，如孩子一

般，在基督的貧窮、被藐視、隱藏的十架道路中喜樂。基督的苦難、貧窮與羞辱，對這樣的人而言，是何等可愛；一切屬世的尊貴、榮耀和財富都被輕看而丟棄。

他現在住在他所愛者持續的同在裏。懼怕任何一句閒散或輕率的言語，以及遊蕩的思想、焦急的掛慮、自私的動機、自我的稱讚或發脾氣，就是一切使這位神聖之客擔憂的事。祂居住在他裏面，他也住在祂裏面，正如一個生物住在牠所屬的環境裏——像魚在水中、鳥在天空。

這不止是一種想像或比喻而已，這乃是全然地真實，他住在祂裏面，從祂呼吸神聖的生命與力量，不僅向著已過去的舊事物與基督同死，也向著神與基督同活。過著與基督一同隱藏在神裏面的生活。

是的，隱藏；以致人的理性一點也無法領會這種生活——感官不認識，肉眼看不見它——因為貧窮、輕賤和受苦這三層幔子把它從世界遮蔽了。世界不認識王女的裏面極其榮華（詩四十五：13 直譯）。有帕子蒙蔽了人的眼睛。因此，世界輕看一切這樣隱藏的人，認為他們是一群貧窮、畏縮、被藐視、受折磨的人——到處受攻擊的一黨——愚魯、荒唐、軟弱的傻瓜，遭受十架與磨難，而別人卻正享受著他們大好的時光。

這些人正是使徒時代（初代）的基督徒，這些人在當時的世代和永世裏是有榮耀、有尊貴、有福份的人，因為神的話是指著他們說的。我將提出一些有關他們的經文，讓尋求神的讀者們，在祂面前好好地思想。要寶貴！不可視之為小事，這樣在你心內必感覺到被一股隱藏的力量吸引，被愛吸引去進入這種單獨與分別之中。這顯明的恩典這聖潔的呼召，這榮耀的特權，以及神所賜的祝福，要澆灌在祂所愛者的身上，從今時直到永遠。

「我要與他面對面說話，乃是明說，不用謎語，並且他必見我的形象——」（民十二：8）

「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無分無業，耶和華是他的產業，正如耶和華你神所應許他的。」（申十：9）

「他們要歡歡喜喜被引導，他們要進入王宮。」（詩四十五：15）

「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，住在你院中的，這人便為有福。我們必因你居所、你聖殿的美福知足了。」（詩六十五：4）

「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，因僕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，我乃稱你們為朋友，因我從我父所聽見的，已經都告訴你們了。」（約十五：15）

完

心思飛馳情奔放者，以外在人事物為樂；
靈裏未真識神，生活乏善可陳。
靈魂深處擁有神者，以與耶穌相交為樂；
惟一至大之福，時時退回深處。

吉爾哈特 特司諦更

若要進入天堂，非得謙卑不易；
那裏屋簷巍昂，那裏門廊極低。

Humble we must be If to heaven we go
High is the roof there But the gate is low.

選